電車拖卡與售票員「共存亡」

過來人

香江憶記

基於歷史因素，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這三十年內，本港人口急速增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三一年時，香港人口只有八十四萬多人，但到了三十年後的一九六一年，人口增至三百餘萬多人。

為了應付人口增加對交通的需求，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港九新界大舉發展道路系統和公共交通，而作為港島區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電車，為了解決繁忙時間的乘客擠迫情況，電車公司在一九六五年引入了十輛單層拖卡，其後增至二十二輛。這些拖卡附設於雙層電車的車尾，初期被用作頭等車廂，可載客三十六人。不過，自拖卡推出之後，乘客認為收了頭等車費卻沒有頭等享受，加上拖卡製造出來的噪音比雙層電車更大，電車公司於是在一九七二年順應民意，將頭等的安排取消，令不論是乘坐雙層電車還是拖卡，都收取劃一車資。

筆者在七十年代由於工作關係，也是電車拖卡的常客，還記得當時並非所有電車都掛上拖卡，但在繁忙時間拖卡數量會較多，到了非繁忙時間，就會回廠卸下拖卡。提起拖卡，不可不提是它的設計，只在前部設有車門，上落車都必須取道前門進行，登上拖卡後，售票員會來回於車廂要求乘客買票，在七十年代，車資是三毫，雖然電車在一九七六年已在司機旁邊設置錢箱，推行乘客上車入錢的無人售票模式，但基於拖卡沒有司機監管，所以仍然需要售票員代勞，以免有人搭「霸王車」。直至一九八二年，電車公司認為拖卡未能適應一人電車的發展方向，於是將拖卡全面廢除，而售票員的職位亦全數被淘汰，成為歷史。

生活在香港的市民都知道，公共巴士的上層及梯間是不准企立的，但電車卻沒有這項規定，因此在繁忙時段，電車的上層和梯級也站滿乘客，這也是香港電車的一大特色。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香港地鐵（現稱港鐵）籌備發展港島線，電車的存廢一度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議題，亦有人提議將電車路線一分為二，其中一段由筲箕灣至金鐘，另一段由堅尼地城至上環，以騰出更多路面空間，以改善中區的擠塞和讓路予地鐵興建出入口。這些爭議到了一九八四年終於有了結論，在一九七四年收購了電車公司的香港九龍倉集團公布向市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大多傾向保留電車，電車服務才不至於被地鐵服務全面或部分被取代。但這個決定亦間接令香港地鐵（現稱港鐵）暫時擱置港島線堅尼地城站至上環站段（現稱西港島線）的工程，使電車得以維持西區服務的重要角色。

在八十年代之後，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日益鞏固，但市區的土地卻買少見少，經營電車的九倉集團有見及此，決定在一九八九年將使用了數十年的霎東街車廠拆卸，並在原址興建時代廣場。新電車車廠則分別設於屈地街及西灣河。

►七十年代曾經擔當疏導乘客重要角色的電車拖卡

高原通途

小　冰

柳絮紛飛

四川省的省道211公路，到了藏區甘孜州，主要沿着大渡河延伸。公路曲曲彎彎，要麼鑽洞，要麼上高架橋，非橋非洞的路段，多半是一邊波濤洶湧，另一邊懸崖峭壁。隧道藏在大山下，橋樑架在峽谷裏、水中央、陡坡旁。

有一段路，汽車從隧道出來，直接駛到河裏的橋樑上，橋樑巨龍般的盤踞在水中央，順流而去，蜿蜒優雅，非常震撼。如今走在藏區的高山上，誰要是告訴你哪座大山下藏着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或鐵路，你不必驚訝，完全可能。從都江堰到甘孜州的道孚縣，路線不止一條。與萌萌夫婦和彬彬同行，向着雅安、瀘定、康定、新都橋而去。返回時想走八美、丹巴、汶川，順道看看四姑娘山，結果在丹巴遇上封路了。

高原上封路這種事，如果發生在從前，汽車非得排着長隊，靜候公路再開通不可，運氣好的可以彎彎繞，繞兩三天輾轉前行。但是現在，大家相信路線有得選。點開網絡，仔細研究，果然，通向成都平原的省道211就在旁邊。

過了橋又鑽洞，隧道和橋樑的好處是避彎、省時、快捷，不因滑坡造成阻塞。老王說：「211道如此，從汶川到九寨溝的301道亦如此，橋樑有的橫跨懸崖峭壁，有的順水架在岷江上，全程只需四五個小時。」真是難以置信。想當年，旅行團去九寨溝，我們起早摸黑，連午飯都不敢慢慢吃，稍微鬆懈就到晚上九點十點甚至更晚。

在這條路上行車，大家很容易就聊起修路這個話題，還引發爭論，例如：哪條隧道最長，一公里要修多久，花多少錢，八十年代的築路技術怎麼樣、千禧年之後怎麼樣、現在怎麼樣。我不懂，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代價多修一條路：「從丹巴到康定，不是有路可行嗎？代價這麼大，工程這麼艱難，又搞一條，值嗎？」

「當然值啦。」「必須的。」這三位是都江堰人，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他們用不同的話表達同樣的觀點，值。我感到自己失言了。「多一條路是應該的，要考慮應對自然災害。」萌萌的話很中聽，把我從窘迫中解脫出來。封路改道，給了我一個長見識的機會。

彬彬說：「地震那天我在山上，路斷了，沒有通訊，翻山越嶺，平時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徒步走了兩天。汶川至都江堰的路堵了，傷員要經馬爾康、康定、雅安，繞好大一個圈才到成都，救援效果大受影響。如果多一條路，事情就簡單多了。」

山連着山，洞連着洞，一路聊着，忽見前面有路標「離瀘定還有十公里」。都快要離開甘孜州，要翻二郎山了。

二郎山的隧道也是一個連着一個，洞內路面寬闊，空氣暢通，洞外滿目青翠，養眼益神。開着車，老王唱起「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萬丈……」這是一首老歌，生動地描述了從前二郎山這個交通「瓶頸」，給藏區與內陸帶來的不便。那時汽車盤山而行，轉來轉去需時一天，有司機說翻二郎山猶如過天門。自從隧道開通，轉眼到達另一邊，過川藏第一山變得灑脫。這不，司機都唱起歌來。

中國的修路技術世界領先，中國的高速路里程世界第一。天塹成為通途，耳熟能詳的卧龍、黃龍、瀘沽湖、九寨溝連接起來了。經濟也活躍了，進去的進去，出來的出來，道孚縣的松茸原來賣二三十元一斤，現在賣一百多元。

藏區歸來，感慨祖國進步一日千里。許個願，祝她永遠國泰民安。

「獲獎文書」的奧妙

馮　進

自由談

老同學幾年前幫兒子申請赴美留學，為孩子參加考試、填寫表格、準備文書等保駕護航。實踐出真知，他現在自己開設了留學中介業務，不時在微信朋友圈推送有關信息。近日看到他轉發的又一帖子，標題為「被藤校錄取的文書是這樣寫的！」文中稱，《紐約時報》每年都要向當年申請大學的高中生徵收申請文書，選擇其中「最優秀」的刊登出來，這裏推送的三篇就是今年受到常春藤名校青睞的申請文書。

申請美國大學，除了SAT或ACT等標準化考試的成績、高中成績單、推薦信等資料外，申請者還要準備幾種文書，其中「個人自敘」類短文幾乎是所有大學都統一要求且格外重視的。帖子轉載的「獲獎文書」的作者分別被哈佛、哥倫比亞和威斯康辛大學錄取，最後一所並非「藤校」。不過網文普遍愛用「震驚體」標題博人眼球，這個小瑕疵不必較真。有趣的是，三篇文字不約而同描述的都是申請人如何克服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困難，在艱苦奮鬥中發現人生真諦。一位家境清寒，父母不知去向，她在祖父母家長大。後姐姐離家出走，祖母死於癌症。她和祖父相依為命，為要省吃儉用，沒有網絡、電視、電話，卻感恩這個「非傳統家庭」的溫暖。第二位和失業的單親母親一起生活，靠一張免費的公立圖書館借書卡獲取知識，之後成為圖書館前台服務員。第三位則跟父親學當管道工，整日和堵塞的廁所、陰溝打交道，但覺得自己的工作給混亂人生帶來秩序。

看過後，我不禁疑惑：難道美國大學的招生官也推崇正能量，口味居然驚人一致？帖子鼓吹的篩選團隊是教育、升學領域的專家，這裏「選出的文書具有權威和普適性」。但細查究竟，《紐約時報》登載的這幾篇文章是「金錢」（Money）專欄記者選編的，不是為提供申請文書的樣板，而是要探究美國家庭如何作出「將三十萬美元學費花在哪裏」的決定。他們規定入選文章必須與「工作，金錢，階級」有關，本就是命題作文。而且，今年五月九日《紐約時報》原本一共刊登了五篇文書，其中兩位作者即將進入的非但不是名校，在美國可能連三流都說不上。這幾篇「獲獎文書」有多少權威性，能否代表「名校」招生官的普遍口味就難說了。

以小見大，總結成功文書的經驗加以推廣是留學中介的本職工作，無可厚非。問題是資料不齊，證據不足，難免有以偏概全，誤導讀者之嫌。帖子原作者能從美國出版物的蛛絲馬跡中找到適用的部分，腦子是靈活的。能將自己的發現作為「行業標準」推送，勇氣也可嘉，且能唬住沒看過原文，不知上下文情境，又對兒女留美十分熱衷的中國家長。帖子的前言稱《紐約時報》選登的文書「錄取院校廣泛，學生背景多樣，適合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學生進行參考」，這或許是真的。但這個帖子着重強調「名校」這個賣點，捨棄了另外兩篇非名校錄取生的作品：另兩人都是男生，其中一個還是墨西哥裔，分別描述給飯館洗碗和收垃圾的打工經歷，可能不太符合中國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再說，《紐約時報》「金錢」專欄的選文標準也有局限，不但題材內容限於「工作，經濟，階級」，而且反映了記者本身的偏好與成見。

不過，如果作者發表時說明此帖為個人揣測，不具普適性，只怕無人問津。所以，指出上述紕漏不是要求全責備，而是希望讀者能以合適的視角評估此類帖子的可信度與實用度。帖子最後說三篇文書重視細節描寫，表達個性化，敢於發表獨特的想法和聲音，這很有道理，也值得後來者學習。所堪慮者，過於勤勞、過於聰明的中介日後揣摩「獲獎文書」套路，複製成功經驗，弄得「山寨」遍地，「賣慘」成風。對早先因過分光鮮的申請資料引發美國招生官的審美疲勞，希望能與眾不同、脫穎而出的中國申請者，這恐怕又將是一個災難。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金庸經典　話題說不完

潘金英

如是我見

近聽公共圖書館舉行的講座——《金庸小說的影視改編》香港教育大學周潞鷺博士談到金庸武俠小說的廣泛傳播，曾得益於各地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

長篇小說當中，很多人愛《笑傲江湖》，被改編為影視作品的次數也是最多的；這次講座主要以金庸的《笑傲江湖》小說為例，討論香港導演徐克的電影和內地監製于正的電視劇，是如何以新角度演繹金庸的原著，把原著貶斥的東方不敗一角分別塑造成「酷兒」和「剩女」偶像，以回應各自特殊的歷史社會語境，引起場內老中青金粉熱烈的討論話題。

金庸寫下多部膾炙人口的經典武俠小說，包括《神鵰俠侶》、《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和《笑傲江湖》等，情節豐富多變，人物刻畫精細，多年來屢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往往亦是票房、收視最佳保證，連劇集主題曲亦成為數代影迷、視迷的集體回憶。

由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的83年版《神鵰俠侶》深受劇迷歡迎，我自己很欣賞，喜愛兩人演活他筆下的楊過與小龍女，他們更成為視迷心目中的經典。金庸亦曾坦承，最喜歡兩人演的《神鵰》，大讚兩人演技。同樣曾飾演「楊過」的古天樂，亦令全世界認識到他，演楊過紅了古天樂，紅了的人到現在也真不少，同時為金庸先生所創作的不同角色成就了經典傳奇。

想當年，我何時曉看，沉迷金庸小說呢？

我純是先迷上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的《神鵰俠侶》，再追看小說，由於相關角色人物的上世代在《射鵰英雄傳》有故事，便又翻閱了《射鵰英雄傳》，再追看金庸其他作品，已是欲罷不能。當我不能借到書時，我便唯有買回家看，不久便把金庸所有十四部小說都看齊了；十四部小說書名首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那段往昔日子，電視剛巧天天播《神鵰俠侶》，不久後又重播《射鵰英雄傳》，我便一邊看電視，一邊細讀原著。金庸小說之間經常有所關係，除了《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外，《碧血劍》與《鹿鼎記》，《書劍恩仇錄》與《飛狐外傳》與《雪山飛狐》皆有關聯。

▲在《新晚報》任職時，查良鏞開始以「金庸」為筆名連載小說《書劍恩仇錄》　大公報資料圖片

那時候的夏天，我是窩在鋪着涼席的木板碌架床上，（我和妹妹各佔一格）讀《神鵰俠侶》，那似乎才是所有倔強，擇善固執、追求刻骨愛情的啟蒙；讀《射鵰》感到熱血沸騰，就記得二十多年來郭靖、黃蓉熱血協力守襄陽城，保衛了百姓；就記得華山絕頂論劍時，洪七公細數自己殺過的二百多個大奸大惡之徒沒有後悔，讀《天龍八部》，蕭峰以遼國臣子的身份，力阻大遼侵宋，他看到宋遼相互仇殺的慘況感到十分難過，凜然道：「我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因而殺人取地……」讓人深思；讀《倚天屠龍記》，心疼小昭，忍不住在日記上插圖，為她寫詩。我讀《笑傲江湖》，讀到岳不群的名字，心裏一冷，看人看事迷惘，有了自己的細心觀察。金庸小說裏的好人壞人，真好像現實社會中某些人，某某令我覺得似是金庸小說中的誰，誰又是好人當黑，被誰人害慘了。「你不覺得虛偽的他不正是岳不群嗎？」「我就覺得自己像郭靖真愚笨，或多或少受人愚弄仍信偽善者……」

「四海烽煙繁綠鬢，十年干戈誤蒼生。」這是金庸在《碧血劍》結尾的痛心結句。我到了讀完大學後工作，一點點，一本本的看下去，都是一本本很好的故事，可說是書寫了家國千秋，江湖兒女；刀劍名士，武功蓋世，俠意情深，一代雄才，到底也是俗世凡人。

讀過金庸的，會一再翻閱不同的金庸小說，因為小說中實在有不少讓人深思的情節和題材，值得一讀再讀，引為切磋之話題。在金庸小說中看到中國歷史、地理，滲透其中之儒、釋、道、佛和易學文化、琴、棋、書、畫、園藝、音律、儀式。還有高深莫測的中土武功、兵法、內丹、醫術等，虛虛實實夾雜一起，令人覺得博大精深，兼具益智意趣，更會感受到金庸對中華文化的崇高敬意與深刻體會。

我的兩個「遠征」孫女

徐貽聰

人生在線

到昨天，十天以內，連續收到兩個孫女到達目的地的信息，一個來自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個來自古巴首都哈瓦那，都是在到達後的第一時間發過來的，讓我放心，讓我感動。

我有兩個兒子，他們各有一個女兒，孫女間相差兩歲，但都已超過二十歲，是成年人了。我們雖然並不住在一起，但感情很深。我關注她們的成長，但對她們很為放手，從小就沒有嚴管過她們，而是一直要求她們要學會對自己負責。她們很敬重我，經常通過多種方式與我保持密切聯繫，向我報告情況，有問題會問我的意見或者解決方法。我的身體稍有不適，她們都會給予關注，提醒我就醫、服藥。我還感覺到，她們的奶奶四年前走後，她們對我的關愛程度更多，也更細膩了。我們之間，更多的是像好朋友，而非一般的祖孫關係。

可能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因為我和老伴都是學習外語的本科出身，我學的是西班牙語，我老伴學習的是英語，我的兩個孫女也都喜歡外語。她們高中畢業時，按照她們的意願和選擇，我幫助她們申請並辦理各種相關手續，使她們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曾經為我國培養了大批西語幹部的古巴哈瓦那大學就讀西班牙文，並且都成為了各自班級裏的佼佼者，成績很為突出。

今年，兩個孫女中的「老大」被馬德里的一所大學錄取為研究生，將在那裏進修兩年，「老二」則在國內度完暑假後返校升入四年級，以完成她的大學本科課程。她們的「遠征」都是「天馬行空」，分別自行前往，無人陪同。她們抵達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我報告「安全到達」，「安排就緒」，是例行公事，也是「孝心使然」，我自然感到高興和滿意。

說實在的，作為爺爺，儘管對她們非常「放手」，也完全相信她們的處事能力，但一般人對第三代的感情、關愛、擔心也總還是有的。她們行前都曾分別主動來向我告別，希望我不要為她們擔憂。我給她們的叮囑很簡單，沒有任何感情方面的流露。我們之間的「辭別」，屬於心照不宣型，一個西方式的緊緊擁抱，相互拍拍後背，便頭也不回地分別徑直離去，但可以確信都將戀戀不捨的感情深藏了起來。

對於她們的學習，我也從來沒有過問過，鞭長莫及，也過問不了。但從多種渠道獲悉，她們倆都是學霸型學生，被老師另眼看待，被同學羨慕、敬重。這樣的學生，完全不需要家長提醒，更不必說三道四，去干擾他們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我確信，我兩個孫女依然會以優異成績完成她們的學習階段。當然，在她們的「遠征」路途中，給以關注，給以輔導，那還是家長正常的、必要的手段和做法，我也會是這樣。